

詹 鏌 主 編

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

詹鉞 主編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 三

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李太白文集卷第七

歌詩六十八首

歌吟下

梁園吟

一作梁園醉酒歌 梁宋

〔題解〕

此詩敦煌殘卷題作《梁園醉時哥（歌）》。《史記·梁孝王世家》：「孝王築東苑，方三百餘里。」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：「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，作曜華之宮，築兔園，……其諸宮觀相連，延亘數十里。」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七河南道宋州宋城縣：「兔園：縣東南十里，梁孝王園。」其遺址在今河南商丘市南。王琦《李太白年譜》於天寶三載下云：「其《梁園吟》曰：『我浮黃河去京闕，挂席欲進波連山。天長水闊厭遠涉，訪古始及平臺間。』是去長安之後，即爲梁宋之遊也。」《唐宋詩舉要》引吳汝綸曰：「此乃浮河去京，東行過梁之作，篇中皆歷盡興衰及時行樂之旨。」

我浮（一作乘）黃河（一作雲）去京關，挂席欲進（一作往）波連山。天長水闊厭遠涉，訪古始及平臺間。平臺爲客憂思多，對酒（一作醉來）遂作梁園歌。卻憶蓬池阮公詠，因吟「淶水揚洪波」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、郭本俱無題下注。敦煌殘卷、英華俱題作梁園醉歌。英華此詩凡兩見，一題作梁園吟，一題作梁園醉歌。按作梁園醉歌爲是。

〔我浮（一作乘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乘注。

〔黃河（一作雲）〕咸本無一作雲注。河，蕭本、元刊二十六卷本、郭本、《李詩選》、全唐詩本俱作雲。

〔京關〕關，蕭本、元刊二十六卷本、郭本、劉本、王本、英華作闕，闕字是。

〔欲進（一作往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往注。進，敦煌殘卷作逢，誤。英華作發，注云：集作往，一作遊。

〔對酒（一作醉來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醉來注。英華注云：集作對來。
〔淶水〕淶，咸本作綠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《文選》謝靈運《遊赤石進帆海》：「揚帆採石華，挂席拾海月。」李善注：「揚帆、挂席，其義一也。」木華《海賦》：「波如連山，乍合乍散。」

〔二〕平臺，《史記·梁孝王世家》：「於是孝王築東苑，方三百餘里。廣睢陽城七十里。大治宮室爲複道，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。」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七河南道宋州虞城縣：「平臺：縣西四十里。《左傳》：『宋皇國父爲宋平公所築。漢梁孝王大治宮室，爲複道，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，與鄒、枚、相如之徒並遊其上。』即此也。」其遺址在今河南虞城縣前四句，《唐宋詩舉要》：「起敘去京師至梁園。」

〔三〕蓬池，《文選》阮籍《詠懷》詩：「徘徊蓬池上，還顧望大梁。淶水揚洪波，曠野莽茫茫。」李善注：「《漢書·地理志》曰：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，或曰即宋蓬澤也。」蓬池遺址在今河南尉氏縣境內。安注：「梁園不在汴州開封，而在宋州宋城。《梁園吟》一詩兼及二地古跡，如平臺在宋城，蓬池在開封。當係在宋城覽古時，連類而及。」

洪波浩蕩迷舊國，路遠西歸安可得？人生達命豈暇愁？且飲美酒登高樓。
平頭奴子搖大扇^{〔三〕}，五月不熱疑（一作如）清秋。玉（一作素）盤楊（一作青）梅爲君設，吳鹽如花皎白（一作如）雪^{〔四〕}。持鹽把酒但飲之^{〔五〕}，莫學夷齊事高潔^{〔六〕}（一作何用孤高比雲月，又作嗤嗤書空字還滅）。

【校記】

〔暇愁〕暇，宋本及敦煌殘卷作假，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劉本、《李詩選》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暇。作暇是，今據改。

〔且飲美酒〕且，英華作宜。

〔疑（一作如）清秋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如注。胡本作如。英華作如，注云：集作疑。

〔玉（一作素）盤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素注。敦煌殘卷作素。英華作素，注云：集作玉。

〔楊（一作青）梅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青注。

〔皎白（一作如）雪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如注。英華作皎如雪，注云：一作白如雪。

〔莫學夷齊事高潔（一作何用孤高比雲月，又作嗤嗤書空字還滅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二句注。嗤嗤，繆本、王本作咄咄。按咄咄是。敦煌殘卷作世上悠悠不堪說。莫，英華作勿，注云：一作莫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舊國，舊都，指長安。蕭注：「唐都長安在西，白遠離京國，故發『西歸安可得』之歎也。所謂身在江海，而心存魏闕。」

〔二〕達命，通達知命。

〔三〕平頭，頭巾名。梁武帝《河中之水歌》：「平頭奴子擎履箱。」《新唐書·車服志》：「（隋文帝時）文官又有平頭小樣巾，百官常服，同於庶人。」《校注》：「平頭者，蓋奴子不得戴冠巾，以別於奴主之裝束。」

〔四〕楊梅，即梅。吳鹽，吳地所產之鹽，質地潔白如雪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：「夫吳……東有海鹽之饒。」《玉海》卷一七九唐賦役法：「（唐）肅宗初，第五琦請於江淮置租庸使，……吳鹽、蜀麻、銅冶皆有稅。」鹽、梅爲古代菜羹主要調味物，詩中借指佐酒之菜餚。《尚書·商書·說命下》：「若作和羹，爾惟鹽梅。」孔傳：「鹽鹹梅醋，羹須鹹醋以和之。」韓愈《苦寒詩》：「褰旒去耳纒，調和進梅鹽。」

〔五〕《魏書·崔浩傳》：「太宗大悅，語至中夜，賜浩御縹醪酒十觚，水精戎鹽一兩，曰：『朕味卿言，若此鹽酒，故與卿同其旨也。』」本集卷二二《題東谿公幽居》：「客到但知留一醉，盤中祇有水晶鹽。」

〔六〕夷齊，指伯夷、叔齊。二人爲殷孤竹君之子，父亡，皆不欲繼其位，共奔周。武王伐紂，叩馬而諫。殷亡，義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山。事見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。

昔人豪貴信陵君，今人耕種信陵墳。荒城虛（一作遠）照碧山月，古木盡入蒼梧雲。梁王宮闕（一作賓客）今安在？枚馬先歸不相待。舞影歌聲散淥

池，空餘汴水東流海。^{〔五〕}

〔校記〕

〔虛（一作遠）照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遠注。

〔宮闕（一作賓客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賓客注。敦煌殘卷作賓客。英華作賓客，注云：集作宮闕。

〔枚馬〕咸本注云：一本作投刺。敦煌殘卷、英華枚作牧，誤。

〔散淥池〕淥，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劉本、胡本俱作綠。

〔東流海〕英華作流東海。

〔注釋〕

〔一〕信陵君，蕭注：「《史記》：魏公子無忌者，魏昭王少子，封爲信陵君。仁而下士，當時諸侯以公子賢，多客，不敢加兵於魏。高祖始微少時，數聞公子賢，及即天子位，每過大梁，嘗祠公子，爲置守塚五家，世世歲歲四時奉祠公子。此言耕種者，以後事也。」信陵墳，〈太平寰宇記〉卷一河南道開封府浚儀縣：「信陵君墓在縣南十二里。」遺址在今河南開封市。

〔二〕蒼梧，山名。即今湖南寧遠縣境之九嶷山。〈文選〉卷二〇謝朓〈新亭渚別范零陵〉詩：「雲去蒼梧野，水還江漢流。」李善注引〈歸藏·啓筮〉曰：「有白雲出自蒼梧，入

於大梁。」

〔三〕安在，阮籍《詠懷》詩：「梁王安在哉？」

〔四〕枚，指枚乘；馬，指司馬相如。二人遊梁事俱見《漢書》。《漢書·枚乘傳》：「枚乘，字叔，淮陰人，……復遊梁，梁客皆善屬辭賦，乘尤高。」又《司馬相如傳》：「司馬相如，字長卿，蜀郡成都人也。……事孝景帝，爲武騎常侍，非其好也。會景帝不好辭賦，是時梁孝王來朝，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、淮陰枚乘、吳嚴忌夫子之徒，相如見而悅之。因病免，客遊梁，得與諸侯游士居。」

〔五〕汴水，古水名。楊注：「《漢志》河南滎陽縣，汴水在西南。東漢永平十二年，修汴渠。王景築堤，自滎陽至於東海口，千餘里。」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七河南道宋州：「州城……春秋爲宋國都。漢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，開汴水。後汴水經州城南。」

沉吟此事淚滿衣，黃金買醉未能（一作莫言）歸。連呼五白行（一作投）六博（三），分曹賭酒酣（一作看）馳暉。酣（一作看）馳暉（三），歌且謠（三），意方遠。東山高卧時（一作忽，又作還）起來，欲濟蒼生未應晚（四）。

〔校記〕

〔淚滿衣〕滿，敦煌殘卷作霑，似可從。

〔未能（一作莫言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莫言注。英華注云：集作莫言。

〔五白〕白，咸本注云：一作百。百字誤。

〔行（一作投）六博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投注。英華作投，注云：一作行。

〔酣（一作看）馳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俱無一作看注，酣馳暉三字不重疊。酣，英華作看，注云：集作酣。暉，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英華、《李詩選》、胡本俱作輝。

〔歌且謠〕敦煌殘卷缺謠字。

〔時（一作忽，又作還）起來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忽又作還注，時，敦煌殘卷、英華作還，注云：一作時，又作忽。

〔未應晚〕未，敦煌殘卷作不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五白、六博，博一作簫。皆爲古代博戲。《楚辭·招魂》：「菝蔽象棊，有六簫些。分曹竝進，適相迫些。成梟而牟，呼五白些。」王夫之《楚辭通釋》：「六簫，博戲十二棊，人得其六。分曹，兩人相競。適，急也。相迫，互爭勝也。此言棊也。梟，博采，兩未有傷曰牟。呼五白者，兩皆成牟，後呼令成純彩取勝，此言博也。」高亨《楚辭選》：「十二個棋子，六個白的，六個黑的。五個骰子，方形，六面，有相對的兩面是尖頭，其餘四面都是平

的。一面刻一畫，一面刻二畫，一面刻三畫，一面不刻畫。……當『成梟而牟』的時候，擲骰得到五個骰子都是不刻畫的一面在上，叫做『五白』。擲得五白，便可以殺對方的梟棋，所以下棋的人要喊五白（五白也可能是同樣畫數的一面在上，如今人擲骰所謂『抱子』）。六博，參見六卷《猛虎行》注。

〔二〕馳暉，《文選》卷二六謝朓《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》：「馳暉不可接，何況隔兩鄉。」李善注：「馳暉，日也。」

〔三〕《詩·魏風·園有桃》：「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謠。」毛傳：「曲合樂曰歌，徒歌曰謠。」

〔四〕「東山」二句，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：「謝公在東山，朝命屢降而不動。後出爲桓宣武司馬，將發新亭，朝士咸出瞻送。高靈……戲曰：『卿屢違朝旨，高卧東山。諸人每相與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！今亦蒼生將如卿何！』謝笑而不答。」

《唐詩解》卷一三：「按天寶三載，白供奉翰林，爲楊妃所毀，賜金放還。此初出京師遊梁而作也。言我身隨雲逝，涉歷波濤，既至平臺而客思方浩，此歌之所以作也。因憶阮公昔嘗羈此而有蓬池之詠，我亦阻洪波而不得西歸，途窮甚矣。然未足爲達命者之累，且當適情於酒也。況僅馴循習，搖扇生涼，鹽梅豐甘，佐觴特妙，酣暢足樂，奚藉首陽之高潔爲哉！彼昔人於此稱豪貴、盛宮闕者，非魏之信陵、漢之梁王乎？今古墓犁爲田矣，賓客消亡，歌舞散而無餘矣。所覩者雲月，所存者汴水，能不令人泣下乎？亦惟痛飲以消之耳。於是與同遊者博戲賭

酒以娛西馳之日。而曰我之歌謠也，託意甚遠，方如謝公之卧東山，起濟蒼生未晚也。觀此則知太白非終於酒者。易曰：天地蔽，賢人隱。青蓮之狂，時昏使之也。不然，何以拔子儀於縲綆哉？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「挂席」句：「壯險語卻自然，非造非矯。」「人生達命」句：「甚真，甚醒。」「荒城」兩句：「上句淒清意近，下句悲澹意遠，下更勝。」「梁王」四句：「上是客，尙渾；此是主，更破。」「未能歸」三字：「『未能歸』與『豈暇愁』呼應。」尾批：「又生妄想，并前『豈暇愁』，『未能歸』，『莫學夷齊』處俱無力味。」

謝疊山云：「太白遠離京國，故發西歸之歎。所謂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者歟。」（《李太白詩醇》卷二引）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『波連山』，是何處，殊屬疏脫。」「亦近俗。」「『莫學高潔』太直拙，太白決無此等語。」

桂天祥曰：「太白樂天知命，感今懷古，備載此詩，唐人亦自有解會者。」（《李詩選》卷二引）

陸時雍《唐詩鏡》卷一八：「不衫不履，體氣自貴。」

吳昌祺《刪定唐詩解》卷七：「『黃雲』正指楊妃，而詩太率。《春秋感精符》曰：『妻黨翔則黃雲入國。』」「『飲之』二字下得率，若子美必無此病。」「蒼梧雲，必須此注。」

王曰：「作梁園歌而忽間以信陵數語，意謂以信陵之賢，名震一世，至今日墓域且不克保。況梁孝王之賢不及信陵，其歌臺舞榭又焉能保其常在乎？此文章襯托法，不是爲信陵君致憤，乃是爲梁王釋恨，並爲自己解愁，以見不如及時行樂之爲得也。故下遂接以『沉吟此事淚滿衣』云云。」

《唐宋詩醇》卷五：「懷古之作，慷慨悲歌，興會颺舉。范傳正有云：『李白脫屣軒冕，釋羈韁鑣，自放宇宙間，嗜酒非嗜其酣樂，取其昏以自穢。好神仙非慕其輕舉，欲耗壯心遣餘年。作詩非事其文律，取其吟咏以自適。』三誦斯篇，信然。」

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：「起四句敘。『平臺』二句入題情，正點一篇提局。『卻憶』句轉放開展，用筆頓折渾轉。『平頭』二句酣恣肆放。『玉盤』四句鋪。『昔人』數句，詠歎以足之，情文相生，情景相融，所謂興會才情，忽然涌出花來者也。『空餘』句頓挫，『沈吟』句轉正意。太白亦自沉痛如此，其言神仙語，乃其高情所寄，實實有見。小兒子強欲學之，便有令人嘔吐之意。讀太白者辨之。因見梁園有阮公、信陵、梁王諸跡，今皆不見，足爲憑弔感慨。他人萬手，同知如此用意，而不解如此作法。此卻從自己遊歷多愁說入，又自解不必如此。所謂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，死活仙凡，全在如此。尋常俗士但知正衍故實，以爲詠古炫博，或敘後入議論，炫才識，而不知此凡筆也。此卻以自己爲經，偶觸此地之事，借作指點慨歎，以發洩我之懷抱，全不專爲此地考古跡發議論起見。所謂以題爲賓爲緯，於是實者全虛，憑空御風，飛行絕跡，超超乎仙界矣，脫離一切凡夫心胸識見矣。杜公《詠懷古跡》

便是如此，解此可通之近體，一也。詩最忌段落太分明，讀此可得音節轉換及章法大規。」

吳北江曰：「『昔人』八句，感弔蒼茫，以見懷抱。慷慨自負，是太白意態。」（高步瀛《唐宋詩舉要》卷二引）

【備考】

朱諫《李詩辨疑》卷上：「此詩可疑者無倫次也。前十句辭順而意正矣。『人生達命』八句，意與上節不相蒙，辭欠純。『昔人豪貴信陵君』八句，辭清而健。如云：『荒城虛照碧山月，古木盡入蒼梧雲』，『舞影歌聲散綠池，空餘汴水東流海』，皆爲警句。至『沉吟此事』八句，又駁雜而無意味。既無倫次，而又駁雜，故可疑也。若節去『人生達命』八句及『沉吟此事』八句，則以前面十句、『昔人豪貴信陵君』八句共爲一首，則辭純正，意義接續。譬之去玉之污點，皎然之白自見也。節而釋之以俟知者再擇焉，釋見選注。」按《李詩選注》未收此詩。

《繫年》：「按此詩亦見於敦煌寫本《唐詩選》殘卷，《文苑英華》此詩重見，一作《梁園醉歌》，一作《梁園吟》，然均無大異。朱諫強作解人，擅自刪削，不足爲據。」

《選集》謂：「此詩當是開元二十一年（七三三）離開長安，舟行抵達梁園時作。」

安注繫此詩於開元十九年，云：「李白曾多次遊梁，此係初遊之作。」下則推論李白心情，以證此詩非作於去朝之後。其言甚辯，然不足據。

鳴皋歌送岑徵君

時梁園三尺雪，在清冷池作

【題解】

鳴皋，又作明皋，山名，取自《詩·小雅·鶴鳴》「鶴鳴於九皋」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五河南道河南府陸渾縣：「明皋山，在縣東北十五里。」張駒賢《考證》云：「《李太白集》王琦注引作鳴皋山。」山在今河南嵩縣東北。岑徵君即岑勛，卷一六有《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》詩。徵君或稱徵士，古稱朝廷徵聘而不就者。本集卷一五《送岑徵君歸鳴皋山》詩，當與此詩爲先後之作。梁園，見前《梁園吟》題解。清冷池，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七河南道宋州宋城縣：「兔園，縣東南十里，漢梁孝王園。清冷池，在縣東二里。」遺址在今河南商丘市東。《送岑徵君歸鳴皋山》詩云：「余亦謝明主，今稱優蹇臣。」當與此詩俱爲去朝以後遊梁園時作。

若有人兮思鳴皋^{〔一〕}，阻積雪兮心煩勞^{〔二〕}。洪河凌兢不可以徑度^{〔三〕}，冰龍鱗兮難容舳^{〔四〕}。邈仙山^{〔五〕}（一作神仙）之峻極兮^{〔六〕}，聞天籟之嘈嘈^{〔七〕}。霜崖縞皓以合沓兮^{〔八〕}，若長風（一作虹）扇海，湧滄溟之波濤^{〔九〕}。玄猿綠熊^{〔一〇〕}，舔談岌（一作崑）危^{〔一一〕}。咆柯振石，駭膽慄魄，羣呼而相號^{〔一二〕}。峯崢嶸以

路絕，挂星辰於巖竅（上）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無題下注。英華冷字作冷。

〔若有人〕若，《李詩選》作昔。

〔凌兢〕兢，咸本、郭本、許本、王本俱作競。

〔邈仙山（一作神仙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神仙注。邈，《李詩選》作

邀。仙山，英華作神仙，注云：集作仙山。

〔縞皓〕英華作皜皎。

〔長風（一作虹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虹注。

〔岌（一作崑）危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《李詩選》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崑岌。

英華作崑危。

〔咆柯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《李詩選》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危柯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《楚辭·九歌·山鬼》：「若有人兮山之阿。」若，語氣詞。若有人，指岑徵君。

〔二〕心煩勞，《文選》張衡《四愁詩》：「何爲懷憂心煩勞。」

〔三〕洪河，楊注：「洪河，黃河也。」《文選》卷一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右界褒斜隴首

之險，帶以洪河涇渭之川。」呂向注：「洪河，大河也。」凌兢，《漢書·揚雄傳》引《甘泉賦》：「馳閭闔而入凌兢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言寒涼戰栗之處也。」

〔四〕王注：「冰龍鱗者，冰有鋸齒，參差如鱗也。」舠，刀形小船，字本作刀。《詩·衛風·河廣》：「誰謂河寬？曾不容刀。」鄭箋：「小船曰刀。」釋文：「字書作舠。」

〔五〕峻極，《詩·大雅·崧高》：「峻極於天。」毛傳：「峻，大；極，至也。」

〔六〕天籟，王注：「天籟，謂空中因風氣作聲，不假物而成者。」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子游曰：『地籟則眾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，敢問天籟。』」

〔七〕合沓，重重疊疊。《文選》卷二十七謝朓《敬亭山》詩：「茲山亘百里，合沓與雲齊。」李善注引賈誼《旱雲賦》：「遂積聚而合沓。」

〔八〕滄溟，蕭注：「滄溟者，海之別名。」袁宏《三國名臣序贊》：「洪飈扇海，二溟揚波。」

〔九〕玄猿，《文選》卷八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「玄猿素雌。」李善注：「玄猿，猿之雄者，玄色也。」綠羆，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：「熊羆毛有綠光，皆長二尺者，直百金。」

〔十〕聃談，又作聃談。《文選》卷一一王延壽《魯靈光殿賦》：「玄熊聃談以斷斷。」李善注：「聃談，吐舌貌。聃，吐玷切，談，吐暫切。」崑音銀。崑崙，山峯高危貌。

〔十一〕「羣呼」句，《唐詩別裁》卷六：「疊四句，而以第五句爲一韻。四句之中又成二韻，變化已極。」